

## 悠悠岁月

回忆是件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回忆自己的儿时伙伴,回忆同学间的种种趣事,更觉温馨宁静。

## 可笑的故事

我就读的小学是张堰中心小学,当时学校共设有六个年级24个班级,在校学生900多人。学校开设有语文、算术、自然、音乐等课程,每周还有体育课和劳动课。同学们读书都很认真,当时作业不多,大多在学校就完成了。每天放学后,同学们都会结伴去玩,懂事的同学还会帮助家长做点小家务。那个时候无忧无虑,丝毫感受不到学习的压力。

小学期间经历的几件事至今回忆起来,仍然颇有意思。大炼钢铁时听说与钢同音的“缸”也是炼钢的材料,我们放学后都争先恐后来去拆碎缸片交给学校用来炼钢。“除四害”时,要灭老鼠和麻雀,学校和街道都要统计数字,我们抓到老鼠就把尾巴剪下来交给学校,把脚剪下来交给街道;抓到麻雀把脚剪下来交给学校,把嘴巴剪下来交给街道,大家都很虔诚。虽然现在回忆起来觉得有些荒唐,但当时我们确实

做得很认真。

五十多年过去了,老同学,这样的“傻事”你一定还记得吧。

## 神秘的西校

当时张堰小学分为东校和西校两处,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在西校上课。陈旧的校舍颇有几分神秘。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有关它的传说。

我们就读的教室设在一栋老式的砖木结构楼房里。教室很大,屋子有点破旧,走在地板上吱吱嘎嘎响。同学间相传,有同学早上到校早,走在楼梯上就能听到教室里有小脚走动的脚步声,传得沸沸扬扬,煞有其事,吓得大家都不敢独自上楼。有几次我偶尔来早了,就等着其他同学,人多了就一窝蜂似地挤进教室。这也成为当时我总爱迟到的原因。还有一个传说是早上教室里没人,先到的同学会看到其他同学的铅笔盒自动打开,铅笔一支一支接起来。这样的场景是否真的有人见过,我不知道,但当时传得却是神乎其神。

五十多年过去了,老同学,这个传说你一定还记得吧。

## 励志的偶像

我就读的中学是张堰中学,

## 忆同学当年

□查荃荃

当时学校还是一所完全制中学,1964年我们入校时共有16个班级,其中初中10个班级,学生除了本镇本乡的外,还有来自其他乡镇的。学校十分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同学们学习都很自觉,大家你追我赶,成绩好的同学颇受老师和同学的青睐。学校对体育抓的很紧,除了每周两次的体育课外,还有早锻炼和课外活动。劳动课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周2课时的劳动课,同学们都认真参加,没有人叫苦。校长黄志民是一位老革命,很重传统教育,每年学校都会举行篝火晚会,节目开始前学生代表都会从校长手中接过熊熊燃烧的火把。那个时候,同学们都十分渴望进步,表演的节目个个精彩,我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中学时代的我很崇拜伟人,尤其是励志少年,更是敬佩无比。记得当年串联到南京时,我们见到了一位断臂少年连金发。他和我们年纪相仿,手臂只有20多公分,两臂用力勉强才能夹住一支笔。但他不屈不挠,坚持苦练,写得一手好字。在南京航空学校里,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

大家围在一起,连金发坐在地上,用毛笔为同学们题词,同学们都十分感动。我请他在随身带着的小本子上题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多年来我一直把这幅题字像宝贝一样珍藏着,可惜因为多次搬家,最终还是不小心把它弄丢了,每次想起此事我都懊悔不已。

五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当年的偶像,你现在还好吗?

## 难忘的青春

“青春留不住,白发自然生。”这是多少人对青春的感叹。我也曾无数次地问自己,我们的青春在哪里?有人说,杏花杨柳年年好,不忍回看旧写真。也有人说,青春像一本书,跌宕起伏,难以忘怀。是啊,我们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本应美好的青春少了几分浪漫,多了几分凄美,这种遗憾终生难忘。但岁月的磨砺使我们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执着,学会了坚强。今天,当我们一起回眸过去时,依然发现光阴的故事已凝固在我们心里。青春永远是我们深藏在心底的一首歌、一座碑。

嗨,忆同学当年,真是别有一番风情。

## 笔随心缘

## 旅行

□范典标

“你看过许多美景,你看过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熟记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三月的江南小城。那个即将破冬的傍晚冷得温润,街头的房屋都亮起了或明或暗的灯,风吹起我的棉衣和灰色的格子围巾。就在那一刻,从路边一家我早已忘了名字的小店里飘出的歌声,一瞬间击中了我。我蹲在石板路沿上默默托着腮,身旁的地上堆满我浓浓的影子。莫名的就喜欢了,尤其是出行的时候,无论是去哪里,这首歌总能配合我的心境。

是的,我是个如此热爱旅行的人。人生多么简单,无非吃饭睡觉工作,还有玩。而我们所偏爱的玩儿,都愿在路上。去了不同的地方,看了不同的风景,知道了不同的事,感悟了多样的人生,再踏上归途时,才会有回家的感动。

常常幻想一种场景,等我老了,头发白了,翻起这一摞走南闯北留下的影像印记,终究会感慨,却不会遗憾。因为我曾经在丽江被马帮的脚步磨光的石板路上领略到了灿烂的纳西族文化,在格拉丹冬绵亘数十里的高耸的冰塔林上惊愕不已,也在古镇南得嘉业堂透过窗棂盯着院里的青石黑瓦胡思乱想……所有的玩,都只不过是温暖着孤独人的心,为了灵魂不孤单而已。

只有常常走在路上的人才会懂得,每一张一闪而过的陌生面孔,错过就不会再重逢,每一幅摄人心魄的美景,看过就成为了曾经。一座城市,一道街景,一座山谷,一个村落,都能使头脑中那些被成长环境、日常生活所压制的情感与想象开始活跃,然后将普通人变成诗人、作家。

旅行是一种洗礼,带上一颗敏感的心和一双捕捉美的眼睛,把家庭工作的琐碎放下,在舟车仆仆中,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 诗词雅苑

## 古镇新景

□杨祖明

碧树蓝天星光闪,  
街道宽阔护栏立。  
两旁路灯似哨兵,  
威武不失一份亲。

人非机动车分道行,  
行人安全又舒心。  
周边街景添凉亭,  
珠翠溢目古镇游。



## 张堰轶事

## 浅谈张堰的名门望族(节选)

□梁向东

张堰的汪家是名门望族,他们祖上从安徽迁徙而来,与浙江建德汪氏是同根同源。在南湖头现在还有汪姓后人和房子,在张堰还有族长,定时举行家族聚会。

老张堰人都知道,张堰板桥原来的位置在张堰大街,连接中大街和西大街。因为要配合上海石化厂区建设,在最近的一次(1984年-1985年)重建中,移至今址,并将原来的汪家弄改造、拓宽,建成了新华路。汪家弄,因汪氏世居于此而得名。原是张堰一条最能体现江南水乡小镇风貌的弄堂,与江浙很多名镇风格类似。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汪协源民信局在张堰设立分号,故址在汪家弄西口(靠近南湖头,汪家弄的东面出口在小桥河,现为留溪路)。

1980年后,我调到至张堰工作,每天必经汪家弄去市场买菜。幽深的弄堂,鳞次栉比的店铺,古色古香的房屋,熙熙攘攘的人群,构成一幅江南水乡温馨和谐的画面。每到晚上,人在弄内走过,昏暗的路灯洒下黄黄的光,

身影投在街路上忽长忽短,幽深的弄堂里充斥着静谧的气氛。汪家弄西弄口接南湖弄(现为新建路北段),东弄口连哑子桥(跨小巧河),过桥可到尚书浜。当时南湖四周都是小商铺,各种特色小吃是孩子们的最爱。

张堰汪氏的先祖汪华(586年-649年),本名世华,归顺李世民后,为避讳,将名字由世华改为单名华,字国辅,号英发,歙县登源(今绩溪县汪村)人,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汪华幼年丧父,随母投靠外公,拜南山和尚罗玄为师习武,后参加郡府官军,以英武智勇深得将士拥戴。隋末率众起义,占据歙州,相继攻下宣州、杭州、睦州、婺州和饶州,号称吴王,六州赖以平安十多年。唐武德四年(621年)败于王雄诞,奉表归唐,诏使持节,总管六州诸军事,歙州刺史,上柱国,封越国公;贞观二年(628年),奉诏晋京,授左卫白渠府统军;十七年改忠武将军、右卫积福府折冲都尉;十八年,太宗征辽,命其任九宫副监;后病死于

长安。汪华生九子,长子建,朗州都督府法曹;次子璨,与建双胞胎,费州、涪州令;三子达,以征贺鲁、龟兹、高昌功,袭封上柱国、越国公;四子广、五子逊,皆任左卫府飞骑尉;六子逵,薛王府户曹;七子爽,岐王府法曹;八子俊,郑王府参军;九子献早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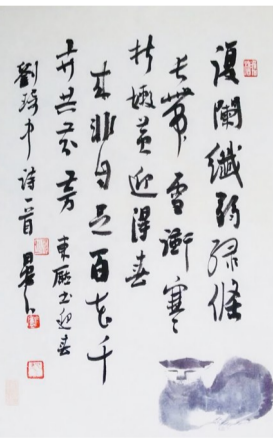
汪华后裔分九支繁衍,其裔裔遍及江南数省及海外,真所谓“十姓九家汪”,“新安之族汪为巨”。汪华后代有一支(为三十六世孙)迁徙到西塘,再迁徙至杭州,最后迁徙到华亭之漕泾。汪氏明清时迁徙至张堰,其中汪志毅(字健行)与弟腾凤(字耕莘)创同善堂,筑朱家渡堰和高蒋泾堰,为地方行善,深受百姓拥戴。他们的后代有汪梦雷、汪奏云、汪逢尧等。汪逢尧,字子吉,号味经,廪生,历新阳、吴、震泽等县训导,著有《亦园存稿》,73岁卒。汪逢尧孙子汪培(字直庵),在角里村西建筑别墅。汪氏后裔还分别定居于松隐、钱圩等乡镇。民国初,在重辑张堰志的过程中,汪钟寿

和俞骥超、周启藩、张孝章、陈世昌等还承担了寻访工作。

古时,人们对有文字的纸充满敬意,认为有字的纸具有灵性,不得随意毁弃,必须以火将之送上天界,便有了焚烧字纸的敬字亭、纸炉庙、惜字局、字库等设置,成为儒家思想在寻常百姓生活中最厚厚亲切的表现。明清之际,惜字、敬字的风俗随着先民垦荒的脚步逐渐入移,一座座的亭塔也陆续在各地出现,其中以书院、文昌庙以及文人雅士所居的园林等处最常见字亭、字库建筑。汪氏在张堰除了建有同善堂外,还建造了惜字局。原在湿香庵中,庵侧有字库,咸丰十一年毁,同治年移设武庙殿左。光緒三十一年改设留溪小学堂。汪钟寿修葺其祖先所建字库,后因故焚毁。

近年来,随着知识的普及与废旧回收观念的兴起,字纸已不具神格,而字亭、字库、字炉庙等也多斑驳倾圮,张堰原有的字库、纸炉庙昔日风光也已不复见。

(未完待续)



▲迎春 沈立作



▲金猪纳福 蔡仁根作